

圈點

百子全書

掃葉山房發行

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五

鹽鐵論卷上

漢 汝南桓寬撰

本議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

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

坊古防字

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

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眾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慤音克民慤則財用足民侈則饑寒生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

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為暴於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為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饑寒於邊將何以澹古瞻字之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說服故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古陣字修之於廟堂而折衝還轡師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

大夫曰。匈奴桀黠。輶擅恣入塞。犯屬中國。殺伐郡縣。朔方都尉甚悖不軌。宜誅討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澹。姑瞻不忍。暴士大夫於原野。縱然被暗堅執銳。有北面復匈奴之志。又欲罷鹽鐵均輸。憂邊用。損武略。無憂邊之心。於其義未便也。

文學曰。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廢道德而任兵革。興師而伐之。屯戍而備之。暴兵露師以支久長。轉輸糧食無已。使邊境之士饑寒於外。百姓勞苦於內。立鹽鐵始張利官以給之。非長策也。故以罷之為便也。

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則農用乖。商不出則寶貨絕。農不出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夫道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利。則民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嗜欲眾而民躁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坊民。欲實菽粟貨財。市商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無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鬱滯。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務也。

大夫曰。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之丹漆旄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柎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締紵。養生送死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楫。以通川谷。服牛駕

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滄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滄溪壑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醅至誠之風也排困市井坊塞利門而民猶為非也況上之為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民罪梯者也

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即賣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為民罪梯者也

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紅暗效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問諳者郡國或令斂民作布絮吏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繅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為耳而行姦賣乎農民重斂苦女紅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年利自市年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暗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

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黷利而賈萬物也。

力耕第二

大夫曰。王者塞天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民。豐年歲登。則儲積以備乏絕。凶年惡歲。則行幣物流有餘。而調不足也。昔禹水湯旱。百姓匱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歷山之金。湯以嚴山之銅。鑄幣以贈其民。而天下稱仁。往者財用不足。戰士或不得祿。而山東被災。齊趙大饑。賴均輸之蓄。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饑民以賑。故均輸之物。府庫之財。非所以賈萬民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賑困乏而備水旱之災也。

文學曰。古者什一而稅。澤梁以時入。而無禁。黎民咸被南畝。而不失其務。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湯所以備水旱而安百姓也。草萊不闢。田疇不治。雖擅山海之財。通百味之利。猶不能澹也。是以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趣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詩云。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也。

大夫曰。賢聖治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昔管仲以權譎音霸伯音霸而范氏以强大亡。使治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為庖。故善為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虛蕩其實。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羗胡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贏音

驢駝音駝銜尾入塞驛音驛驛音驛馬音馬盡為我畜。鰲音鰲鰲音鰲貉音貉采旃音旃文音文充於內府。

而璧玉珊瑚瑠璃咸為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文學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偽。故君子耕稼佃漁其實一也。商則長轂詐工則致罵內懷闕闕而心不忤。是以薄夫敗而敦夫薄。昔桀女樂充宮室文繡衣裳故伊尹高逝遊毫澹而女樂終廢其國。今贏驢之用不中音去牛馬之功。鼂鼂旃旗不益錦綈音提之寶。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此距漢萬有餘里計耕桑之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音百倍其價一也。一挹而中萬鍾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則淫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貨財外充。是以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不愛奇貨以富其國。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

大夫曰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故聖人因天時知音者因地財上士取諸人中士勞其形長沮桀溺無百金之積蹠音蹠音之徒無猗頓之富。宛周齊魯商徧天下故乃賈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致也。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

文學曰洪水滔天而有禹之績河水泛溢而有宣房之功。商紂暴虐而有孟津之謀天下煩擾而有乘羨之富。夫上古至治民樸而貴本安愉而寡求。當此之時道路罕行市朝生草故耕不强音者無以充虛織不强音者無以掩形。雖以湊會之要陶室之術無所施其巧自古及今不施而

得報不勞而有功者未之有也

通有第三

大夫曰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音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邱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富音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音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衝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術數不在勞身利在勢居不在力耕也

文學曰荆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燔萊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廣而饒材然後音紫窳音偷生好衣甘食雖白屋草廬歌謳鼓琴日給月單朝歌暮戚趙中山帶大河纂四通神衢當天下之蹊商賈錯於路諸侯交於道然民淫好音聲末侈靡而不務本田疇不修男女矜飾家無斗筲鳴琴在室是以楚趙之民均貧而富宋衛韓梁好本稼穡編戶齊民無不家衍人給故利在自惜不在勢居街衢富在儉力趣時不在歲司羽鳩也

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音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江湖之魚菜黃之鮓音不可勝食而鄭魯周韓藜藿蔬食天下之利無不滄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寡不調而天下財不散也

文學曰古者采椽不斷音卓茅屋不翦衣音去聲布褐飯音去聲土硃鑄金為鉏鋤音鋤埏埴音埴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壞而競於淫靡女極纖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恤鑽山石而求金銀沒深淵求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羅求翡翠求蠻貊之物以眩中國徙音作之貨致之東海交萬里之財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褐衣匹婦勞罷音疲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也

大夫曰。古者宮室有度。輿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之制也。君子節奢刺儉。儉則固。昔季文子相魯。妻不衣黻帛。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為作也。管子曰。不飾公室。則材木不可勝用。不充庖厨。則禽獸不損其壽。無味利。則本業所出。無黼黻。則女紅不施。故工商梓匠邦國之用。器械之備也。自古有之。非獨於此。弦高飯牛於周。五穀賃車入秦。公輸子以規矩。歐冶以鑄鑄。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農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澤處。蓬蒿境。音垠。懋音懋財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獨行。少者不獨饑。若各居其處。食其食。則是橘柚不驚。音祝。鵲音助。鹵音魯之鹽不出。旃罽不市。而吳唐之材不用也。

大夫曰。古者宮室有度。輿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之制也。君子節奢刺儉。儉則固。昔季文子相魯。妻不衣黻帛。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為作也。管子曰。不飾公室。則材木不可勝用。不充庖厨。則禽獸不損其壽。無味利。則本業所出。無黼黻。則女紅不施。故工商梓匠。邦國之用。器械之備也。自古有之。非獨於此。弦高飯牛。於周。五穀貸車。入秦。公輸子以規矩。歐冶以鎔鑄。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農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澤處。蓬蒿境。敲音坑。懋音懋財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獨行。少者不獨饑。若各居其處。食其食。則是橘柚不驚。祝音胸音鹵音之鹽不出。海關不市。而吳唐之材不用也。

文學曰。孟子云。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斧斤以時入。材木不可勝用。佃漁以時。魚肉不可勝食。否則飾宮室。增臺榭。梓匠斲輪。巨為小。以圓為方。上成雲氣。下成山林。則材木不足用也。男子去本為末。雖雕文刻鏤。音以象禽獸。窮物究變。則穀不足食也。婦

女飾微治細以成文章極技盡巧則絲布不足衣也庖宰烹殺胎卵煎炙齊去聲和去聲窮極五味則魚肉不足食也當今世非患禽獸不損材木不勝患僭侈之無窮也非患無旃罽橘柚患無狹廬糟糠也

錯幣第四

大夫曰交幣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民有饑者穀有所藏也知去聲者有百人之功愚者不更本之事人君不調民有相妨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不厭糟糠也民大富則不可以祿使也大強則不可以威罰也非散眾均利者不齊故人主積其食守其用調其不足禁溢羨厄利塗然後百姓可家給人足也

文學曰古者貴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財三王之時迭盛迭衰衰則扶之傾則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讓之禮粲然可得而觀也及其後禮義弛崩風俗滅息故自食祿之君子違於義而競於財大小相吞激轉相傾此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無以充虛敞形也古之仕者不槁田者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知去聲同功不相傾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言不盡物也

大夫曰湯文繼衰漢興乘弊一質一文非苟易常也俗弊家法非務變古也亦所以救失扶衰也故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物極而衰終始之運也故山澤無征則君臣同利刀幣無禁則姦貞並行夫臣富相侈下專利則相傾也

文學曰：古者市朝而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貿絲而已。後世即有龜貝、金錢、刀布之幣，交施之也。幣數胡音變而民滋偽。夫教偽以質，坊失以禮。湯文繼衰，革法易化，而殷周道興。漢初乘弊而不改易，畜利變幣，欲以反本，是猶以煎止燔，以火止沸也。上好禮則民閭飾，上好貨則下死利也。

大夫曰：文帝之時，縱民得鑄錢，冶鐵煮鹽。吳王擅鄣、海澤，鄧通專西山、山東，奸猾咸聚吳國。秦雍、漢蜀因鄧氏，吳鄧錢布天下。故有鑄錢之禁，禁禦之法立而奸偽息。奸偽息則民不期於妄得，而各務其職，不反本何為？故統一則民不二也。幣由上則下不疑也。

文學曰：往古幣眾財通而民樂，其後稍去舊幣，更行白金、龜龍。民多巧新幣，幣數易而民益疑。於是廢天下諸錢，而專命水衡二官作，更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輕重。農人不習物類，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姦真商賈，暗以美質音茂惡以半易倍，買則失實，賣則失理，其疑惑滋益甚。夫鑄偽金錢以有法，而錢之善惡無增損於政。擇錢則物稽滯，而用人尤被其苦。春秋曰：算不及蠻夷則不行。故王者外不鄣海澤，以便民用，內不禁刀幣，以通民施。

禁耕第五

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函匣一作置而藏之，況人主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益鐵未籠，布衣有胸音胸郤音郤。人君有吳王，皆益鐵初議也。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民，販滄窮小，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夫不蚤絕其源而憂其

未若決呂梁沛然其所傷必多矣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諸侯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令放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暴強遂其貪心眾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也

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墻為藏閉天子以海內為匣匱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音健執策而聽命示莫為主也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墻而不在胸郕也

大夫曰山海有禁而民不傾貴賤有平而民不疑縣官設衡立準人從所欲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去之則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音吻貴賤無常端坐而民豪是以養強抑弱而藏於蹠也強養弱抑則齊民消若眾穢之盛而害五穀一家害百家不在胸郕如何也

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也鐵器者農夫之死生也死生用則仇讐滅仇讐滅則田野闢田野闢則五穀熟而寶路開寶路開則百姓澹而民用給民用給則國富國富而教之以禮則行道有讓而工商不相豫人懷敦樸以自相接而莫相利夫秦楚燕齊土力不同剛柔異勢巨小之居局之宜黨殊俗易各有所便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民失其便器用不便則

農夫罷黜於野而草萊不辟。草萊不辟則民困乏。故鹽冶之處大校皆依山川近鐵炭其勢咸遠而作劇郡中。踐更者多不勘責。取庸代縣邑或以戶口賦鐵而賤平其準。良家以道次發餼就運鹽鐵煩費邑或以戶。百姓病苦之。愚竊見一官之傷千里未觀其在胸臆也。

復古第六

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歸言。鹽鐵令品。令品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眾。無妨於民。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煩苦之。今意總一鹽鐵。非獨為聲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_{去聲}朋黨。禁淫侈。絕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為聲利下之專利也。山海之利。廣澤之畜。天下之藏。聲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司農。以佐助百姓。浮食豪民好欲擅山海之貨。以致富業。役利細民。故沮事議者眾。鐵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眾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採鉄石鼓鑄煮鹽。一家聚眾。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放流人民也。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偽之業。遂朋黨之權。其輕為非亦大矣。今自廣進賢之途。揀擇守尉。不待去鹽鐵而安民也。

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_音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國子民之道也。詩云。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適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為權利者。孝武皇帝攘九夷。平百越。師旅數起。糧食不足。故立田官置錢。入穀射官。救急澹不給。今陛下繼大功之勤。養勞勸之民。此用麋鬻之時。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

明主以仁義修潤洪業之道。明主即位以來六年於茲。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人權懸音懸太久。民良望於上。陛下宣聖德。昭明光。令郡國賢良文學之士。乘傳法詣公車。議五帝三王之道。六藝之風。冊通作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繁然。今公卿辨議。未有所定。此所謂守小節而遺大體。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

大夫曰。宇宙之內。燕雀不知天地之高也。坎井之鼃音蛙不知江海之大。窮夫否婦不知國家之慮。負荷之商不知猗頓之富。先帝計外國之利。料胡越之兵。兵敵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因勢變以主四夷。地濱山海以屬長城。北略河外。開路匈奴之鄉。功未卒善。文王受命伐崇。作邑于豐。武王繼之。載尸以行。破商擒紂。遂成王業。曹沫棄三北之耻。而復侵地。管仲負當世之累。而立霸功。故志大者遺小。用權者離俗。有司思師望之計。遂先帝之業。志在絕胡貉。絕單于。故未遑扣扃之義。而錄拘儒之論。

文學曰。燕雀離巢宇。而有鷹隼音隼之憂。坎井之鼃離其居。而有蛇鼠之患。况翱翔千仞而游四海乎。其禍必大矣。此李斯之所以折翼。而趙高沒淵也。聞文武受命。伐不義以安諸侯。大夫未聞樊諸夏以役夷狄也。昔秦常舉天下之力以事胡越。竭天下之財以奉其用。然眾不能畢。而以百萬之師。為一夫之任。此天下共聞也。且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此百姓所疾苦。而拘儒之所憂也。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節政教。姦偽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澹。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眾。有益於國。無害於人。百姓何苦爾。而文學何憂也。

文學曰。蓋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為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為之腐。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能並曜。晝夜之有長短也。商鞅峭法長音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音鞮兵攻取。楚人騷動。相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音惡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也。今商鞅之冊。任於內。吳起之兵。用於外。行者勤於路。居者匱於室。老母號泣。怨女歎息。文學雖無憂。其可得也。大夫曰。秦任商君。國以富強。其後卒并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亡。春秋曰。未言介。祭仲亡也。夫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推車之蟬攫。音脚負子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裨諶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武之規矩。而無周呂之鑿枘。音踏則功業不成。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

文學曰。善鑿者建周而不疲。善基者致高而不蹙。伊尹以堯舜之道為殷國基。子孫紹位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峭法為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既嚴峻矣。又作為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斂既煩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說。容言。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尚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為秦開帝業。不知其為秦致亡道也。狐刺音即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柶。音畚音土之基。雖良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十子產如之何。故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國也。

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為難。故賢者處實而效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為秦致利成業。是以戰勝攻取。并近滅遠。乘燕趙。陵齊楚。諸侯斂衽西面而向風。其後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壤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遺謀備飾素循也。故舉而有利。動而有功。夫音蓄積音籌策。國家之所以強也。故弛廢而歸之民。未覩巨計而涉大道也。

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無功也。震威天下。非不强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權數危秦國。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眾敗。此所謂攣胸之知。聲音而愚人之計也。夫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先合而後忤。初雖乘馬。卒必泣血。此之謂也。

大夫曰：淑好之人，威施之所妒也；賢知之士，達音聞達音之所惡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公。伯察愬子路於季孫。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割地，兵休而國富。孝公大詔封之於商安之地方五百里，功如邱山，名傳後世。世人不能為，是以相與嫉其能而疵其功也。

文學曰：君子進必以道，退不失義，高而勿矜，勞而不伐，位尊而行去聲恭，功大而理順，故俗不疾其能，而世不妬其業。今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為俗，欺舊友以為功，刑公族以立威，無恩於百姓，無信於諸侯。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雖以獲功見封，猶食毒肉，愉飽而罹其咎也。蘇秦合從連衡，統理六國，業非不大也，桀紂與堯舜並稱，至今不亡，名非不長也。然非者不足貴，故事不苟多，名不苟傳也。

大夫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縑墨，聖賢不能自理於亂世。是以箕子執囚，比干被刑，伍員相閭閻以伯夫差，鬱不道流而殺之，樂毅信功於燕昭，而見疑於惠王。人臣盡節以徇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種輔翼越王，為之深謀，卒擒強吳，據有東夷，終賜屬鏤而死，驕主背恩德，聽流說，不計其功故也，豈身之罪哉？

文學曰：比干剖心，子胥鴟夷，非輕犯君以危身，強諫以干名也。懽懽之忠，誠心動於內，忘患之禍發於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君子能行，是不能禦非。雖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是。以比干死而殷人怨，子胥死而吳人恨。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於私仇，故孝公卒之日，舉國而